

沸点
科幻丛书
KE HUAN CONG SHU
主编：赵明珍

科幻三杰 中国科幻领军人物

宇宙观察者

何 立 [精选集] 珍藏版

每个短篇都是耀眼的星火
在此汇聚成灿烂的银河

希望出版社

沸点
科幻丛书
FEI DIAN
KE HUAN CONG SHU
主编：赵国珍

科幻三杰 中国科幻领军人物

宇宙观察者

何 立 [精选集] 珍藏版



希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宇宙观察者·何夕精选集 / 何夕著. —太原: 希望出版社, 2016.8

(沸点科幻丛书)

ISBN 978-7-5379-7411-0

I. ①字… II. ①何…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2220 号

沸点科幻丛书

宇宙观察者·何夕精选集

何 夕 著

出 版 人	梁 萍
选题策划	杨建云 赵国珍
责任编辑	赵晓旭
复 审	翟丽莎
终 审	杨建云
装帧设计	陈东升 罗紫涵
美 编	王 蕾
责任印制	刘一新 尹时春

出 版: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希望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刷: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张: 20.25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数: 1—3000 册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79-7411-0

定 价: 38.00 元

编辑热线 0351-4922124

发行热线 0351-4123120 4156603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若发生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358-7641044

目录

爱别离 001

假设 029

六道众生 066

人生不相见 122

伤心者 166

审判日 199

天生我材 240

汪洋战争 274

爱别离

病毒感染宿主只是为了求生存，宿主很快死去对病毒绝对是相当糟糕的事情。而HIV对人体的感染过程则说明它已经彻底地研究透了人类的全部生物特性，并且完全适合寄生于人体，不到实在掩藏不住的地步，它是绝不会露出本来面目的。

叶青衫正在写一封信。但是差不多快两个小时了，他只是呆呆地坐着，手里的铱金笔悬在离纸一两厘米的地方。叶青衫的目光一直愣愣地看着前方的桌面。桌子上摆着一束许久没有换过水、已经蔫掉的花，还有一座薄薄的电子钟。不过叶青衫的目光落在另一件东西上，那是一张照片。在照片里叶青衫和一位长头发的姑娘快乐地并肩站立，身后是明媚的秋阳。

“别跑，小心点。”一个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我才不管呢，除非你追上我。”一个同样遥远的声音说，伴着银铃般的笑声。秋天的太阳从已经变得有些稀疏的树梢上透下来，在干爽的地面上变成无数榆钱大小的光斑。空气带着微微的寒意，但是吸进肺里很舒服，有股好闻的味道。也许这就是秋天的气味。“小菲，我捉住你了小菲。”一个声音说。“这不算，是我自己停下来让你捉到的。”另一个声音说。

叶青衫叹了口气，将笔下的纸揉成一团。纸篓已经满了，都是像这样的纸团。我真的应该写这样一封信吗？叶青衫想，这能代表什么呢？能让我平静吗？能改变那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吗？能——留住小菲吗？一个亮点从叶青衫的眼角闪过，他感到有股咸津津的味道滑过喉头。我已经失去哭泣的力量了，叶青衫接着想，但是想不到我还能流泪。

叶青衫从座位上站起来，慢慢朝门外挪动脚步。门外是客厅，满满当地摆着些算得上不坏的家具。客厅里有七八个男人，但是没有一个人坐着。他们紧张万分地注视着叶青衫。刚才叶青衫将自己独自关在小屋里的时候，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如果他出什么意外的话，这里的每一个人都难脱干系。现在好了，叶青衫自己出来了，每个人都暗暗地吁出口气。

“我们走吧。”一个人上前说，小心翼翼地看着叶青衫的脸。叶青衫机械地点着头，他知道此时在这幢普通公寓房的周围起码有上百人在警戒。是该走了，要不邻居们会被吓坏的，他们不会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叶青衫戴上墨镜，被几个人簇拥着出了门。身边的人不断地用对讲机

通着话，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道路已经被清理过了，除了他们的车再没有别的车辆。当小车开出很远之后，叶青衫仍然不住地回头望着七楼上那个拉着深红色窗帘的窗口。家，那就是家，但以后不再是了。一切都改变了，从一年半以前的那个慌张的清晨开始。人生真像是一个梦，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突然醒来。

/ 二 /

“有件事说出来吓你一跳。”林小菲一边收拾自己一边说。她赶着上班，一副急得不能再急的样子。叶青衫在一旁饶有兴致地看着她，他已经见惯了林小菲每天早上的慌张。林小菲要赶在八点钟上班，但她睡觉时是完全记不得这个点的。叶青衫以前还催她，后来知道没用也就干脆不管了。

“什么事？”叶青衫懒懒地看报，相比之下当记者的他作息时间要宽松一些，“又是你们破医院里的那些破事？”

“什么破医院？”林小菲反诘，但口气有些软。她是区医院的护士，那里的确是有点儿破烂。“我是说正经的。我以前的一个同学调到市里的一家研究所当副所长，上个月底邀请我们几个老同学去玩了一下。”

“等等。”叶青衫来了警惕性，“哪个同学啊？是不是那个——老麦。”

林小菲忍不住笑。“你猜得还挺准。”她收住笑说，“都五六年了你还把人家记得死死的，他现在可是青年专家了。”

叶青衫放下报纸说：“我倒想忘了他呢，不过就怕人家还惦记着咱们。”他边说边盯着风姿绰约的林小菲。

“你想哪儿去了。”林小菲没好气地说，“我是说正事呢。当时他们正好和市防疫站在搞一个小范围的检疫，我闲着没事也查了一下。再过几天就能拿结果。”

叶青衫心里咯噔了一下：“查的什么项目？”

林小菲得意地偏着头朝门外走：“你准想不到。AIDS，听过吗？就是

艾滋病。”

叶青衫脱口而出：“没事查那玩意儿干吗？听着就脏。快去撤了。”

林小菲从门口退回来严肃地盯着叶青衫看，然后仿佛有重大发现地说：“我的叶青衫同志，你是不是做过什么坏事情啊？是不是做贼心虚啊？”

叶青衫哑然失笑：“我哪有做过什么坏事。算了，不跟你说了，一点儿正经也没有。”他低头看报，但立刻补充道，“出门注意安全。”

林小菲应了一声，人都走出门了却又回头调皮地做个鬼脸：“别想老麦了，人家可没得罪你。还有，记得吃早饭。”

门关上了，屋子里立刻安静下来。叶青衫翻看着报纸，心里却想着上午要赶写的稿件。世界在窗外喧闹着，风掀动着窗帘。过了一会儿，他伸了个懒腰起床，准备去上班。临出门时，总觉得似乎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在屋子里晃来晃去才想起是林小菲叫自己吃早饭的事。叶青衫不禁一笑，他当单身贵族时曾经长达十年没有吃过早饭，但这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居然被林小菲硬生生地给扳过来了。在三年前刚刚成家的几个月里，他几乎每天都要半强制性地完成早餐定量，现在他就算想不吃早餐也不行了——已经被惯坏了的肠胃根本就不答应。

叶青衫走进饭厅，餐桌上有一个干净的空碗，旁边是一袋开了口的营养麦片和两个煮鸡蛋。叶青衫打开桌下的开水瓶，温暖的热气冒了出来。

电话铃响了。

/ 三 /

“我是叶青衫。请问你们通知我来有什么事？”叶青衫环视着眼前这间大屋子，由于赶路急，他有些喘。这时他看见老麦走了过来。

“是我叫人通知你来的。”老麦还跟几年前一样，没什么变化，只是眼镜的度数似乎加深了些。“到我办公室谈吧，有点小事。”

叶青衫刚进门便看到了满天的星星——那是老麦的书生之拳的力量。“你这个狗杂种王八蛋。”老麦粗俗地骂道，白净的脸庞变得扭曲，“是

你害了林小菲。”

“小菲出了什么事？”叶青衫顾不得还手，直觉告诉他出事了。

“你还装糊涂。”老麦的双眼瞪得很大，“林小菲上次在我这儿做了一个检查，她感染了HIV，就是艾滋病！”

叶青衫看不出老麦有开玩笑的意思，一时间他懵了。HIV，小菲感染了HIV，这怎么可能。他求助地看着老麦，期待对方突然露出捉弄的笑脸来，但是他失望了。

“按规定病人应该首先知道自己的病情，”老麦说，“但是我没勇气告诉她。如果你有这个勇气的话倒可以试试。”老麦仇恨地瞪着叶青衫，“你有什么可说的？”

“说……什么……”叶青衫语无伦次地重复着几个无意义的音节，过了一会儿他稍稍镇定了些。“我现在应该怎么办？”他问。

老麦伸出戴有手套的双手说：“知道我为什么必须戴上手套才敢揍你吗？你是病人的丈夫，极有可能也感染上了HIV。你现在必须做检查。”老麦露出痛苦的神色，“我查过林小菲以前的病历，她从未有过输血史。我认定就是你把HIV传给林小菲的。我认定！”老麦失去了控制似的大吼道。

叶青衫的检验报告出来了。老麦拿着报告单一语不发，脸上是古怪的神情。叶青衫坐在老麦对面的凳子上，不知道什么样的“判决”在等着他。他突然觉得自己做这个检查根本是没有意义的行为。老麦说的对，小菲感染了HIV，除了是自己传染给她的，还会有别的原因吗？叶青衫有些无奈地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轻轻叹了口气。只能是那次了，就那一次……

“先生我们别唱了。你看他们几个都上楼去了。”圆脸小姐猩红的嘴唇几乎碰到叶青衫的脸，一股热气在他的耳边扫来扫去。面前的桌子上摆着无数空啤酒瓶和乱七八糟的小吃食，电视里有一大群人晃来晃去，有一个穿白衣服的人正拼命地嘶吼着。

叶青衫的头晕乎乎的，记忆中他从没喝过像今天这么多酒，也许是今天太高兴了。没想到第一次出来拉广告就遇上老同学在对方单位里管事，

结果轻轻松松就谈成了。当然，在接下来的酒宴上叶青衫也就多喝了几杯。在叶青衫的记忆里，自己是不胜酒力的，记得十岁的时候他偷了大人的酒来喝，一杯下肚便晕乎乎的，不敢再饮。此后，一直到大学里他才喝了生平第二杯酒，结果又是晕乎乎的。从此叶青衫便滴酒不沾了。

今天他一上桌便大义凛然地说自己一定舍量陪君子，然后便仰脖子倒下一杯酒说：“好了，我已经说到做到了。”

桌上的人全起哄说：“不算不算。”但叶青衫坚决不再端杯。这时老同学说了句：“我敬你一杯，一杯就行。”叶青衫推了半天，终于拗不过喝了，头又是一阵阵的晕。

这杯算是开了头，叶青衫只见到一个个酒杯仿佛风车般在自己眼前轮番上场。几圈下来他也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杯。头晕，他每喝下一杯酒都指着太阳穴的位置说：“我不能再喝了。”但是风车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头晕，晕得厉害，我说过我不会喝酒的。”叶青衫又说了一句，然后又是一杯酒。

桌子上已经有些乱了，一些人开始频频地起身上洗手间。老同学的眼睛已经红了，他有些惊奇地看着稳如泰山的叶青衫。“你光是头晕吗？”他问。叶青衫想了想，然后点头。“原来你光头晕。”老同学把玩着手里的杯子，但是没有敬酒的意思。“我们再找个地方玩玩吧。”老同学说。

圆脸小姐见叶青衫没作声，起身到门边摁下反锁。不知怎么搞的电视里换了画面，白花花的肉团充斥了屏幕，伴音撩人不已。叶青衫觉得自己呼吸不畅起来，他还没想好该怎么办的时候圆脸小姐的嘴已经凑了上来。圆脸小姐在叶青衫的耳根子边喘着粗气说：“先生，你好帅。”同时她的手牵着叶青衫在自己身上四处游走，口里呻吟着。叶青衫感觉半边身子都麻了，他心里知道这一切只是圆脸小姐的生意经，但是，似乎从来没有人说过他帅。小菲到外地出差已经走了一个月，而且还要十多天才能回来。叶青衫的头真是晕极了……

老麦放下报告。他的眼神变得更古怪了。他一语不发地盯着叶青衫看。

“告诉我实情吧。”叶青衫说。

“你的检测结果是阴性，也就是说你没有被感染。”老麦语气平静地说，“明天带林小菲来一趟，我们打算给她复查一下。”

/ 四 /

“明天？明天可不行。”林小菲拨浪鼓般地摇头，短发轻快地飘动，她正忙着刷碗，“上礼拜我们就说好了明天上街买那件衣服的。”

叶青衫知道林小菲说的是那件淡紫色貂毛领短大衣，她已经去看过好几回了。每次试完总说有地方不满意，要么是腰肥，要么是领子样式不好看。但叶青衫知道，衣服其实很好，简直就像是为林小菲定做的。林小菲每次脱下它，都是因为价格，他们心里都明白这点，但谁都没说出来。到后来店主也看出这一点了，价格更是铁口钢牙分文不让。但是林小菲配上那件衣服的美妙身姿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叶青衫最终还是下了决心，他们已经约好明天去买回来。

灯光下叶青衫的脸色有些灰白，像是没有休息好。电视里放着林小菲爱看的都市言情片，几个人在里面热闹地哭哭笑笑。“他们说你的白细胞有些高，我已经给你办了住院手续。”叶青衫说。

“住院？”林小菲有些意外地转过头来盯着叶青衫看，过了好一会儿，她接着说，“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别忘了我还算半个医生，白细胞稍稍高一些很常见，只是点小炎症，用不着住院。”

叶青衫的目光有些躲闪。“小心点总是没错。”他的声音变得有些低。

林小菲像是明白了什么，她倒吸口气说：“难道是在老麦那里做的那个检查结果有问题？”她的脸色开始发白，“你告诉我实情。”林小菲大声说。

叶青衫很努力地想露出轻松的笑容，但他实在做不到。他深埋下头，这个举动等于承认了林小菲的猜测。

一个碗掉落在地，发出清脆的声音。叶青衫觉得这个声音打在了他的心上。这套青花瓷碗是他们结婚时别人送的，这么久以来，这是第一次

出事故。当然，碗总有打碎的一天，但是，叶青衫想，为什么偏偏是在今天，巧得让人害怕，就像是象征着什么。

“我也查过了，我没有事。”叶青衫突然补上一句，话一出口他就觉得后悔。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是表示问题与己无关吗？是表示对林小菲的诘难吗？或者，是一种暗示？

林小菲愣愣地站着，无暇顾及脚下的碎碗，沾满油腻的双手悬垂在胸前微微颤抖。过了好半天，她才转头看着叶青衫说：“我没有做过什么，我不知道怎么会出这种事。你相信我！”

叶青衫上前扶着林小菲的肩膀说：“你不要乱想，我怎么会不相信你。我们明天就找老麦复查，准是有什么地方弄错了，你不会有事的。”

直到这时才有一滴眼泪从林小菲眼睛里滑落下来，她突然号啕大哭起来。“你相信我。”她用很大的声音说，“我没有做过对不起这个家的事。”

“我知道。”叶青衫扶住她抖动的肩膀，“不要急，明天会查清楚的。”

明天，这个世界上有谁能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 五 /

“血，就因为你的血。”老麦的声音就像是在宣判着什么。

“什么意思？”叶青衫喃喃地说。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林小菲这会儿已经住进了楼上的特护病房。

“上次我们查出来你没有被感染，当时我们采用的是通行的常规方法。但是后来在我的要求下对你的血样做了更深入的检查。”老麦看了一眼叶青衫，“我一直认为是你传染给林小菲的，我一直这么想。结果这次检查证实了我的怀疑。你做过些什么事自己心里有数。你敢说你没做过对不起小菲的事情吗？只要你摇摇头我就相信你。”

“你是说——我也被感染了。”叶青衫的声音很低，“我也得了绝症？”他听懂了老麦的话，但他没有摇头。

老麦的神情变得相当古怪，他死死地盯着叶青衫看，就像是看着一个他所仇恨的人。老麦一直过着独身生活，而且他也打算就这么过下去了。当年林小菲选择了叶青衫时，他忌恨过叶青衫，但是那种恨与今日他对叶青衫的恨比起来简直就只能算是爱了。如果不是他一直拼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叶青衫早就躺到地上去了。

但是叶青衫突然长出了一口气，他的神色有些迷茫了。事情现在反倒有了合情合理的解释——有了原因，有了过程，也有了结果。小菲是清白的，医学是正确的，世界是公平的，一切都是我自己造成的，叶青衫想，只是连累了小菲。叶青衫心里滚过一阵绞痛。

老麦咬咬牙说：“知道我为什么没有一拳打掉你的鼻子吗？不是我不想，是我的上司要我们必须保障你的安全。马上会有几位顶级专家来见你，就因为你的血。”

“血？”叶青衫疑惑地问。老麦已经是第二次提起这个字眼了。“我的血有什么问题？”

老麦露出惨淡的笑容：“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你的血的确与众不同。也许是先天的基因突变，也许是由于某些我们还不知道的原因，总之你是世界上首例对‘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具有免疫性的人，你有可能携带病毒但却终生都不会发病。”老麦怪笑出声，脸色白得像纸，“也就是说你没有任何事，但无辜的小菲却会死去，我现在才知道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公道可言。”

叶青衫惊呆了，他明白了老麦的意思。想不到这种事情发生在了自己身上。一丝亮点自叶青衫眼底划过，他想起一个问题：“那能不能把我的血输给她？”叶青衫急切地说，“或者提出其中的有效成分来给她治疗。”

老麦神色镇定了些：“你体内共有五千毫升左右的血，里面的成分的确对艾滋病人有很大帮助，如果马上把你抽成一具干尸的话可以让林小菲多活八到十年。”老麦的口气变得有几分残酷。

“能不能每次抽取几百毫升的血。”叶青衫设想道，“我知道人每两三个月抽次血没什么问题。我可以一直抽下去。那样就不止八到十年

了。”

“那样更不济事。”老麦说，“现在林小菲的体液里充满了病毒，几个月换几百毫升血根本就起不了什么作用。”老麦的目光看向叶青衫的身后，门被推开了。

“我是何夕研究员。”来人当中个子高大的那位先开口，他指着身后的年轻人说，“这位是肖野，我的助手。”他转头看着老麦，“你是麦小哲医生吧？”

老麦点点头。何夕接着说：“那你应该接到通知了。你们俩都跟我们走吧。”

“我们去哪儿？”叶青衫插话道，“小菲同我们一起走吗？”

“你是说你的妻子？”何夕沉吟片刻，“她留在这儿继续治疗。这里的条件对于治疗而言已经足够了。”

“我哪儿也不去。”叶青衫说，“我要守着小菲，是我害了她。”他倔强地朝后挪动着身子。

何夕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不错，是你害了她。但是只要你和我们合作就可以救她。你的血能帮助我们研制出疫苗，我保证到时候第一个获救的人就是你的妻子。所以你现在的正确选择就是马上跟我们走。”

叶青衫眼中一亮，就像是突然打了一针兴奋剂。他稍微有点怀疑地盯着何夕看，何夕睿智而自信的目光让他放心许多。叶青衫急迫地站立起来，有些手忙脚乱地整理行头。过了一会儿，他开口说：“你们能不能告诉我的妻子，说上次检查是一次误诊。我一定会好好跟你们配合。”叶青衫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溺水的人突然抓住了一截木头。“我一定要救小菲，一定要救她。”他反复地说着这句话，好像只会说这一句话了。

/ 六 /

一阵剧烈的颠簸将叶青衫从回忆中惊醒，他这才发觉脸颊上一片冰凉。研究所的大楼已经遥遥在望。

何夕研究员在研究所门口张望着，直到载着叶青衫的车子进入他的视

线时，表情才稍稍变得轻松一些。叶青衫知道何夕反对自己走出研究所一步，他知道这个面色阴鸷的中年人巴不得自己整天都待在他眼皮底下。这次也是叶青衫反复请求之后，何夕才答应他回家看一看。不过叶青衫也知道何夕是对的，这些日子的经历让他知道自己随时都处于危险之中。

叶青衫下车，机械地迈动着脚步，何夕的助手肖野在前面领着他。叶青衫的平安归来让何夕显得很满意，他的步履很轻快。叶青衫知道在何夕眼里，自己是一座金矿，不过对叶青衫来说他只是在履行一个约定，只是为了保住他想要保住的东西。保安人员并不知道他们奉命保护的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人，在他们的记忆中就算政府高官来视察时，也不过就是这个标准了，但眼前这个人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政要。他们只知道上边要求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这个人的安全，并且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这并非小题大做——老天，那个叫裴运山的人准是个疯子，三番五次地让那么多人来送死。

保安只跟到三楼便止步，再往上已用不着他们了。何夕同叶青衫换上全密封工作服通过消毒通道，厚重的大门在他们身后关闭，向外隔绝了一切。门上是一行红色的字：“病毒实验区：第三级（level-3virus）”。

研究人员穿上全密封的工作服后变得千人一面，只能通过头部的玻璃罩见到人脸的一小部分。但这并不妨碍叶青衫一眼认出老麦，因为他的眼神与众不同。老麦只是偶尔来这里一次，他的眼睛里有一股火——仇恨之火。老麦毫不掩饰这种眼神，只要可能，他总是死死盯着叶青衫看，直到叶青衫抵受不住而深埋下头。叶青衫读得懂他眼神里的意思，读得懂那种刻骨的仇恨。但他却很奇怪地希望那眼神能够再锋利一些，能够变成一把刀子，刺穿自己的心肝肺。他止不住地想，也许那样自己还能好受点。

殷红的血顺着玻璃管涌进自动采血器，采血器的刻度定在两百毫升处，到点后会自行停止。叶青衫独自躺在矮床上操作着，他现在干这事已经是轻车熟路了。他感到臂弯处隐隐作痛，头也有些发晕。这段时间差不多每隔一个月他就会采血一次。实际上，这样密集的采血频度已经有些超限了，但这是他自己要求的。也许他是最迫切希望这些血流出身体的人。叶青衫不知道这些血在离开自己的身体后又流向了什么地方，他只见到何

夕看到那些暗红色的液体时两眼放光、频频舔嘴唇的模样，那个时候的何夕看上去就像是一匹嗜血的狼。不仅是何夕，实际上几乎每一个研究人员见到那些血样时都像是换了一个人，他们小心翼翼地拿着试管，仔细端详着，目光贼亮贼亮的。

采血器发出一阵短促的蜂鸣声后停止了工作。叶青衫有些疲倦地撑起身体。何夕从试管的丛林里踱过来，咂着嘴取下采血器。“好了，你去休息吧。”何夕说，目光只看着暗红色的液体，“记得多吃补充铁质的那样药物。”他补充道，由于穿着工作服，他的声音有些“嗡嗡”的。

“我知道。”叶青衫答应着。他想了一下又说，“你们的工作还能加快些吗？”

何夕转过头来说：“你不用担心，我们的工作已经足够快了。”

叶青衫说：“我的意思是，你们如果需要更多的血的话我能提供，我的身体很好。你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影响进度。”

何夕稍愣了一下，淡淡地点头说：“知道了，我们的血眼下够用了。”

/ 七 /

放射免疫沉淀法检验的是病人的血清功能，看血清能不能沉淀病毒中某些种类的蛋白质。病毒都用放射性示踪标记标明，附有放射性示踪器。放射性信号的强弱同接受试验的血清中的抗体量成正比。这种方法比通常的西方墨点法烦琐但是却更准确。叶青衫后来又做了两次这种检测，结果都表明他的确是一个感染者，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是一个不会发病的感染者。

何夕正在观察一份淋巴培养液对血样的反应，他看上去很兴奋。这些日子以来他就像是一个无意中发现了大金矿的淘金者。上天对他真是太好了，让他遇到了叶青衫。攻克AIDS是每一个医生的梦想，其意义无论怎样评估都不为过。医学是人类所有学科里充满最多未知的同时也最能让人感到失意的一门学科。很多时候，你有可能默默探索数十年却最终一无所

获，因为除了努力之外还需要命运女神的青睐才行。比方说，你能够遇见合适的病例，并且你没有走过多的弯路。当初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斯佩里医生，正是通过一名被切除了胼胝体的罕见病例，才发现了人脑左右半球的不同功能及联系的。从发现叶青衫的那一刻起，何夕就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他知道自己默默无闻的日子终于要结束了。何夕已经看见了事业巅峰的光辉遥遥在望。

这是何夕自己设计的一套组织培养系统，他在这个系统里培养叶青衫的血清。第一步是从新鲜血液中培养出淋巴细胞，也就是从淋巴组织中把细胞分离出来。所谓淋巴组织是指淋巴结、脾、扁桃体等等，都是人体免疫系统的组成部分。只要病毒一露头，淋巴细胞必定第一个做出强烈的反应。实验促生和繁殖这些淋巴细胞，然后把它同有病毒存在嫌疑的血样混在一起，并且作定时观测，查看有没有反转录酶出现。这种酶正是艾滋病病毒的名片。正是通过这种酶，核糖核酸才能复制成去氧核糖核酸，而这就是艾滋病病毒的遗传物质。核糖核酸复制去氧核糖核酸不属于人体细胞的行为，所以在正常情况下，人体组织或体液中找不到这种酶。要是反转录酶出现的话，必定有病毒混在其中。

何夕现在做这个实验主要是想分离并活捉叶青衫体内的病毒，确认它的毒株类型。何夕当然希望这就是以前曾有的毒株类型，因为这样才能证明叶青衫保持健康的确是因为能够对HIV免疫，而不是因为这是一种具有新特性的毒株所致。现在一切都很顺利。

何夕同HIV之间的搏斗已经持续很久了，虽然他并不愿意承认，但是他的确感到过绝望。这种攻击人体免疫系统的奇特病毒简直就是专门针对人类的，它们对人类的了解甚至超过了人类自身。它们在前期有选择地杀死T4细胞而留下同属于免疫系统的T8细胞，从而达到长期潜藏的目的，其行为简直可称得上智慧。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比列入更危险的第四级的一些病毒更具有杀伤力。比如说当人感染第四级病毒埃波拉后将立即发病，是死是活不超过十五天便见分晓，而这正好说明它不适合寄生于人体。当埃波拉这种病毒寄生于它的自然宿主——比如说某些种类的野兽时，其宿主是可以存活相当长时间的。因为病毒感染宿主只是为了求生存，宿主很